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特加兵必易（不爲）（所謂也）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及與戰未決因幾一部將

以狗士懼外死鬭遂破之斬獲甚衆於是晝揚兵夜擣擊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依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是戰李嗣業以長刀突（此四紀有功十有八處）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夜亡陝郡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

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討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旗鉦鼓經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子儀遣二隊逐之又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會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飛矢集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屍相屬于道嚴莊等挾慶緒走保相州王師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郡縣悉平入朝帝遣逆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復命九節度使大舉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但用魚朝

恩爲觀軍容使而不主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不主帥、使責功不專取敗之道
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
內誡曰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爲遁賊薄此雙等之法
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
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
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自
魏來光弼前軍遇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
未及戰會大風拔木晝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不主帥之故
師南潰賊亦走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顧望責功不

尋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以
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于朝
能致封王在此
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
所宜帝亦悟及李光弼敗邙山朝廷憂賊合而少年
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兵馬副元帥進封汾
陽郡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卧内曰河東事一以
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
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
帥子儀懼讒乃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言之

以自明帝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
無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
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子儀
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裨將雖慓悍然素失士心今（知彼明）
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
（知巳亦明）以恩信結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敵寇邠州先驅
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
（料敵如神）德我吾緩之當自攜二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
之賊果遁去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党項羌

渾口剌等三十萬掠涇邠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命李忠臣李光弼諸將等各屯要害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諸將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懷恩欺我子儀使人諭敵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

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令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敵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

此示以至誠處

免冑見其大□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

是以恩結其心

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

若取一并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忠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叛死群敵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于靈武西原後回紇赤心遣人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荅其意況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彊雖輒至流涕退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獵狁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

雖出自納作

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殘傷凋耗
才存二三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每深入畿
郊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倒勝耳力非不足但簡練
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
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也竊惟河南河
北江淮大鎭數萬小者數千殫侈稟給未始蒐擇臣
請追有關中勁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
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
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棄

取不常然奉詔吉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不
行破吐蕃巂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
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
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
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其元載使人告以
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
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
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
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其使曰茲膝不

屈于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斷曰

郭公子儀爲唐名將安史亂時天下板蕩西蜀蒙塵靈武草創將事之難少得多喪子儀一身獨當其亢屢敗思明祿山將向所戰有功長安無恙強暴易懲難當讒嫉詔到即行罷兵並放纖芥不存尚發父葬致敵寇邊驚無人仗用起子儀安敢辭

讓敵一見形早拜于帳所以功名無出其上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沉慮而斷兄抱玉爲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抱真曰郭子儀嘗領朔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之起子儀既而懷恩敗一如抱真策因遷潞節度留後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

凋刓乃籍戸三千擇一籍其租稅給弓矢令閑月約
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視技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
爲精兵擧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稟于官而府庫實
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初田悅反圍邢
及臨洺詔抱眞往救之斬其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
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眞
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間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
屯此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
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横絕羣叛中離沮其姦爲羣兇

以懽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
烈既竊名號則欲臣置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
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
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議軍事於盧元
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
惟子屬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
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
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
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

自安乎因持武俊泣下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退臥帳
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
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兄弟而別且日合戰大破
滔絳城進檢校司空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
遊雖小善皆卑辭厚幣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
謝好方士因餌丹而卒

斷曰

懷恩造反挑敵出頭抱真不忿逃歸獻籌令公請
起以代其謀果如所算懷恩敗蕭山東有變兵賦

早求三十擇一二萬已優田悅初反邢洺告仇希烈李納復反鄆州懷光相次河中虔劉抱真忠勇獨自挺矛離沮潰叛賊不自由朱泚之反名號已浮馳說武俊帝焉可俘武俊感悟合兵以收盡力若此為臣之尤

##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泰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解去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璘內忌晟威名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渡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之圍陳日知於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那乃趨之北壘令賊

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兵守之不爲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然即造抱眞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愍約昏并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

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晟責其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西懷光兵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晟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北方

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割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共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廩賜專出己乃止懷光陰與朱泚謀反適有使者到晟軍晟飭令曰有詔徙屯遂結陣趨渭橋時帝狩梁州詔晟城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賊耶晟曰晟忠義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

因□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僞致誠於懷光旣而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以激發諸將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以取富貴非豪英也衆皆奮當泣惟公命於是分屯要害皆受晟節度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爭拔歸晟者衆以要官帝發興元幸晟請對梁洋以繫天望晟家爲賊質或有言者晟流涕數行下

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人款壁門曰公等家無
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立斬之邏士得姚令言（是見其忠誠）
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曰爲我謝令言（能因敵間而知）
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屯都門明日會諸將（之妙）
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
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
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拔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
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晟曰
賊不出是吾憂也今肯死來是天誘之矣遂勒兵急

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盛稱晟功帝曰晟天生爲社稷萬民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初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忽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維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

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縉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口涙息襄表以王號每敵使至必召息曼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興之敵皆指目歆艷吐蕃君臣大懼有尚結贊者善計乃計曰唐名將將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宜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尚結贊大興兵踰隴屢因戰敗而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敵人無信不可許而時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齊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感其言貞元三年拜

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寇劫之瑊挺身走免卻罷燧河東皆如結贊筭不出晟所料九年薨晟性疾惡臨下明信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

斷曰

李晟爲將忠勇天生以謀爲用以和獎成朱泚之反懷光得情畢辭厚幣僞致其誠匆來告其然後慨行家爲賊質涕下泲零天子安在敢私自營與賊爲聞立斬以懲拔外非計勞必始驚勒兵急勦

敗走無形群臣上壽以賀太平延賞一揣遂罷其
兵結贊好筭城幾命傾故唐名將首數李晟

## 李愬

李愬字允直有籌畧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因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以愬可用乃命愬爲唐鄧節度使討之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鬭非吾事也衆

先撫養以安其衆

信而安之蔡人以嘗敗辱喪禹等又懲咎非夙所畏易之不爲備愬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秣馬教山下之進軍青陵擒剽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次表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以

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殺外垣始出攻吏曰往
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
以精騎尾擊愬下馬坐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
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有識
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
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因與愬策曰必
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興橋柵
其戰嘗易官軍愬諜祐護穫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騎
三百伏其傍乃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

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閒召
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
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募死士三千人○命祐爲突
將以統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
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辨○愬力難獨完○祐乃持以泣曰○
天不欲以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
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
以出入帳中○表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
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鍵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

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舊令敢舍諜者
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
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
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時
元和十二年十月巳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不由）
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
（洄曲○違旦文其無備處）
文城柵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
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
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

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以
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
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
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
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
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
求橘衣耳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
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
不戮一人使不疑乃屯兵鞠塲以俟裴度至愬以

橐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尚書左僕射出南東道節度使封凉國公時諸將請曰始敗於郎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人所不諭敢問其故愬曰郎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雨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

小勝恤小敗先自挫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從帥魏博長慶會疾甚不能軍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

斷曰

唐憲宗時元濟據蔡霞寓袁滋屢討屢敗李愬自來因用爲帥欲示無能事事忍耐元濟不知隄防果擒蔡之英雄李祐無養愬獲降之最親最愛衆恐懷奸請誅至再愬只不聽愈加客待捧檄統軍嗚咽感戴因而請兵直入侵臨鵝鴨亂軍風雪壓界元濟成擒請裴受拜方知將軍才高功大

##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常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遽老一儒哉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因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根本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時發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億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

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長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
令者得殺之又取死犯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敵
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表爲隴州刺史西
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常出入燧聚石種木障之
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寇不能暴遷河東節度使
太原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
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
進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
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

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
欵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
築重城絶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眞
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鄴口未過險移書
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巳大喜（以卑而驕之也）旣夾鄗鄲悅使至燧
皆斬之（斬使以奪其氣）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
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意
燧攻柵未下則吾巳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之術也
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

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
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
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
係千人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
是稱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
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悅救至悅因裒散兵二萬壁
洹水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
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
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自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撓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〇畀〇攻〇其〇所〇必〇救而潛師棄洹而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藏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埸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夜走魏州李抱真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

悅與淄青恒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

（非○深○智○方○畧○者○不○能○道）

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

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

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各據地分守燧移檄諭

皆以州降時天下蝗兵艱于食朝臣多請宥懷光帝

未决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

軍入朝爲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

之乃與瑊元光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

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衆乃挺身至

城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因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自以爲不及也因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遂平

後梁請許尚結贊之和爲其所賣帝悔怒奪其兵卒

斷曰

馬燧多才知機識竅循不從亡回兵難暴山直吐蕃隙其通道田悅圍邢先示柔弱既斬朝光兵突直校斬係萬千邢圍解耗撓知食艱夾洹復造縱大乘風向前鼓譟燧伺氣衰戰雖虎豹夜走魏州傷客削貌欲討懷光長春城哨燧說廷光廷光奉詔復爲王人民心歡樂

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自武鋒軍吏授太常卿吐蕃盜塞深入瑊會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以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頤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敵踵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敵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

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不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惴帝與瑊相泣泚又造雲梯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氊及革冐之周布水囊爲障掎城東北搆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又賜瑊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

賊僞伏嶲悃帝撫而遣之賊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
據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
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饑賊但
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禱城中
矢自搵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
賊皆死與賊歡喋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
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圖京
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詞重禮請
燧講好燧苦贊來乃詔約盟平凉州以瑊爲盟使既

至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
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寇使瑊鎮
忠讓所致
奉天敵罷還河中卒瑊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
貢奉必躬閱視如有賜予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
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
事务事姑息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瑊私喜曰上
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斷曰

渾瑊本來鐵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

京慶緒曾勝其餘戰爭皆捷於今史抗敗名可戰
以正李詐賊書帝不疑聽朱泚薄城危如懸磬惟
帝與賊相倚爲命血戰不休號天相應燒抵雲梁
陷塡地穽天未絕唐火返賊淨吐蕃圖京請賊講
競迫陷多人惟賊保饒釋鎮奉天卒于忠徽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爲先鋒追戰吐蕃至長
城堡諸將媢其功按兵觀望遂至戰死玄宗憐其忠
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

此去病孤也更賜令名收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蠭起帝器之蕭嵩出河西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

（慷慨直言其志可嘉）

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敵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屢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時奚廢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諜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實之并受降振武為

一城自是敵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忠嗣本名訓
敢及爲將乃能（此守邊第一義）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
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
鈌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貯之示無所用軍中士
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伺敵隙時出奇兵襲敵
所向無不克故士樂爲用軍每出召爲長付以兵使
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亡矣皆按
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
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

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精雖之論）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懲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而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李光弼因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盡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

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矣得一城不足以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再不者黜中上左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詰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

斷曰

忠嗣遺孤養於禁內部從肅宗立功於外歸報無
頻襲敵自代上策平戎敵難盜塞本負勇名持重
以戒恐為功名隳棄於害雖發漆弓出去敵敗石
堡有城攻計何在忠嗣沮之帝意不快得城非功
失城何礙忍以一官致禍於大縱使受辛金吾不
褒豈料奸誣竟以死概類有哥舒棄官請貸爵貶
漢陽功名何類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十二

古閩黄道周石齋父註斷

##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張人初事梁太祖繼事末帝屢遷澶州刺史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人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入降晉晉

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厚其
供給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絕晉梁自
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是時晉已盡
有河北乃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
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
不可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帝問破敵
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
滑州置酒大會陰使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
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

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焉時晉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乃撤北城爲栰下揚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乃計築壘博州東以分其勢彥章果引兵攻

之不克再還擊楊劉遂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等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奏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劾□可覈）及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巖等復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跡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勤還第及晉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惟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

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少戰敗馬踣被擒莊宗愛其
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豹死留皮人死
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
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
見殺

名言

烈丈夫

斷曰

梁將彥章慣用鐵鎗入魏虜變魏已敗常虜其妻
子招歸晉王章怒斬使一意保梁晉擴鐵鎖夾寨
逞强章期三日一火燒洋功成雖易讒毀難當段

凝邀賞参章無償畫地陳說反加中傷兵少善鬪被擒逼降留皮留名忠早酌量死得其所死又何妨

## 五代晉

###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脩事晉為裨討使小字陽五勇鬪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日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

求周賜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乂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拾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晉王病且革語莊

宗曰梁軍困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及王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義處熱腸心處）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其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中梁遣王景仁將兵擊趙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梁兵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傭販（料敵確）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值數十千擒之

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處）

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非真退兵正易衰）

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上非用兵之所）

之衆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

不能野戰吾之騎利于平川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

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

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處）

亦以德威之言爲是適擾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

將爲浮梁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鄗邑德威進兵即

梁營挑戰景仁悉兵與德威轉戰于鄗南兩軍皆陣莊宗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郎欲進兵德威諫曰梁兵輕出而遠來與晉轉戰必不暇齎糧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饑因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勝者諸將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軍曰梁軍走矣梁軍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之自鄗退至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德威領兵擊之已盡得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

踰年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德威縱其少過奮撾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燕始破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而臨清有積粟且爲晉軍餉道鄩欲東趨臨清而德威已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

（專用此技）

（是能先處戰地以待敵　妙）

十五年從莊宗領兵河上進據汴州忽候騎報曰梁兵至矣莊宗即欲趨戰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

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深得主客變通之分索）之戰非利也可以計勝難以力爭（不聽何）且吾軍先在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不聽遽督軍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非老將不知）兵已接而梁兵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亂驚走入德威軍而梁兵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口

斷曰
陽五德威望壓郅敵天下聞名勇而有力誰能擒之刺史加級野又陳章求之甚急德威笑言欲得偏失因詭誘之鐵鎚一擊既獲野乂誰不震慄初與嗣昭兩心有隙因念國家歡然而釋秉饑敗梁廷珪芥拾兒看戰爭莫非勝蹟奈何汴州莊宗浪擲苦諫不從父子狠籍敗後痛悲事已無及天意雖然人謀可惜

五代晉唐

##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事晉代孟知祥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决崇韜曰契丹之來非爲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勢巳振矣不可遽自退莊宗然之果敗契丹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召問計于崇韜是時唐巳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此得我專而敵分之法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須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則壘成矣莊宗然之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攻之不克所失大半復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梁康延孝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延孝又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聞而惡之以問諸將諸將皆

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
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爲後圖
莊宗不悅召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興兵十餘年大
號已建河北人皆引領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
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
勝時四方商賈咸集芻餉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
路轉徙亡失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此豈接兵
筭久定于前
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得梁虛實此天亡之時
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

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
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
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
下令歸其家屬于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
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親戰陣
徒以謀議佐命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此蔵淵）
（之本）
所廻避而宦官伶人不便毀之崇韜懼乃聽故人子
弟之言請立劉氏為皇后欲求中宮之助又請魏王
（不專死兼之急退遷要立功自處未）
征蜀因自副之欲立大功以為自安之計及平蜀莊

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而延嗣大怒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多不平每思有以中之因與延嗣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覘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既已破蜀因遣使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斷曰

莊宗為王崇韜事晉晉圍鎮州契丹引進晉人皆驚欲解圍遁莊宗狐疑召崇韜問崇韜力言晉威已振果破契丹兵心大奮彥章再來唐已得鄆築壘必爭彥章空陣群臣無才只謀淺近惟有崇韜敗成先論直至破梁其言方信無奈群邪苦加讒譖功在身亡向誰申恨

## 宋

###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

羅其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以劉光毅爲前軍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詔彬淸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

豈惜之哉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開寶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荊南發戰艦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釆石磯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陣於城下吳人出兵來禦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樵採路絕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請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圖其形勢遣使上聞太祖指此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築深溝以防無墮其計

中濤既成吳人果夜來襲彬等依濤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圍城每緩師冀煜歸服因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靈若能歸順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卽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人或不測奈何彬笑

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詔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及是副師潘美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不矜功處）仗天威尊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語彬曰本欲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覘彬微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此正其善保功名處）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太宗即位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

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决三年果下太原既而賀金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女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遂遣彬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雁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朔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須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軍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

詔彬進軍之速。及兵次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敵在前。反退師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朱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軍之勢。候美等盡掠山後地。會重進之師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屢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用。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還朝。雜治。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

單○眞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六月薨追封濟陽郡王○

斷曰

曹彬爲將與衆不同仁以戢下廉以治躬奉詔伐蜀○圖書自封毫不私○伐上賀其功江南之伐命之總戎○城危將下忽作病容誓不妄殺方起而攻李煜伏罪○賓待甚恭盡貲使相彬曰無庸但多得錢

何必位崇既而特異北伐食窮因念前績祿位普

終○

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好使氣凌人不爲鄉里所○譽乾祐初隸周世宗帳下尋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數千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遇之慮劫兵○遂○有○決○斷○器爲叛遂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

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因不之罪世宗大漸諭范質等以王著爲相翰爲宣徽使質以著特酒翰飾詐而專並寢之宋初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均州淵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又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全師雄擁衆據郫縣以叛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諜賊約三更復來攻翰戒卯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破之劍南遂平後金陵平江州軍校胡

譎詐是其所長

德牙將朱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掠金帛以億萬計從征太原分部攻城翰攻東北劉遇攻西北西北與劉繼元值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乃遣使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築土山瞰城中繼元大恐詔開南河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代巨木于漢境遣騎五援（疑衍[illegible]許）五色旗爲斥候前遇兵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

旗以為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寨得巨木
數萬以濟用攻險今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
為多不法詔遣御史鞫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
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為右千牛衛將軍淳化
三年卒贈太尉

斷曰

曹翰小吏勉為大計矯詔殺人恐竊兵器遺命宣
撤以翰為使因翰詐多其命遂發宋祖蜀征均州
新刺移石道通師旋以濟轉運諸州糧餉殊利賊

叛嘉州奪城以閉賊約三更重來爭地旣犄角三更賊驚奔避德明據城屠無噍類西北雖當代木遣騎因私市兵法當衆棄削爵流登才品遂替

王全斌

王全斌開州太原人初事莊宗屢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等十數人居中非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乃慟哭而去宋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前軍由鳳州路進討召宗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全斌始

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軍三泉又獲糧三十
因糧於敵是行軍要著
餘萬斛遂至嘉州蜀人斷閣道軍不得進全斌議取
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
兵以治閣道全斌以爲然因晉治閣道數日成遂進
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乘勢轉戰進克利州又得軍
是攻其無備
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蜀將王昭遠等
據守劍門全斌會諸將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
萬夫莫前各宜陳進取之策有降卒牟進言益光江
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

岸有渡白此此出關南二十里至清强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聽之乃自督兵攻劍門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至清强王昭遠聞宋兵自來蘇至清强即退陣於漢源坡留偏將守劍門全斌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去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遂入成都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既行全斌等又不令隨軍部送蜀軍至綿州遂叛劫

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嘗爲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攜其族赴闕下至綿州遇亂恐爲所協乃匿民舍亂民探知遂推爲主帥全斌聞亂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不察盡滅師雄之族又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知之遂無歸志因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灌口道以及青城等縣彥進鈇祚等討之或死或敗賊衆益盛全斌等甚懼既而曹彬等破之又值師雄病死賊衆始

既欲保全功名不宜否癸晉發

息全斌因謂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

名令西蜀旣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猶豫未決會
有訴全斌及彥進等破蜀日奪民間子女玉帛不法
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
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
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其罪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
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於偃革職
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全
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
召全斌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

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若不遇明）
賜酒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全斌至鎮數月卒（君安得有此遭遇）

斷曰

全斌歸宋伐蜀領軍重修閣道直至劍門既降孟
昶召衆歸屯斌不奉命怨切人人既許其行護送
不聞至綿遂叛劫雄爲君震驚天子命討紛紜雖
獲寧定罪在全斌况私子女更宜加論念功寬貸
深感聖恩

潘美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少倜儻嘗謂人曰漢代將終兇
臣肆虐大丈夫不于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
物共寳可羞也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
見執政諭旨于中外陜帥袁彥兇悍嘗殺且繕甲兵
太祖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单騎往諭以
天命旣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潘美不殺袁彥
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湖南人心未平乃授美潭州防
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
自唐以來不時侵掠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

立論便宜偉

有膽

喜其能收拾人心

恩威並濟

撫夷落遂定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諸軍都部署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鋹遣眾來援遇賊大破之遂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進次韶州鋹窮蹙遣左僕射蕭漼奉表乞降美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即令冉彥衮部送漼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美因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駐軍休士與諸將計

火攻極得

曰彼編竹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再以銳師夾

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鋹衆敗走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嶺表遂安八年上命美同曹彬等征江南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備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期于必勝豈阻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七人又

破其城南木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艦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與曹彬晨夜百道攻城金陵遂平上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又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潜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嘗巡撫至代州旣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啣枚奮擊大破之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于陳家谷

卩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數月卒

斷曰

潘美丈夫羞稱碌碌宋祖開基美爲力戮袁彥諭歸峒蠻征伏擒鋹送京數萬斬獲同下江南其功更足上征范陽幽州以屬美善守之屯兵積粟再破遼兵徙民入腹不意遼兵突攻陳谷楊業戰士降秩削祿試問功名是榮是辱

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大○字○武○書
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
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
知渭州時年十九至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
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度
其下必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羌由
是康奴等族多請內附繼遷畧西蕃還瑋邀擊於石
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
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

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
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深得安內）
境內閒田春秋耕種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攘外之心）
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璋上言繼遷擅河南二十年（大有見解）
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
滅後更强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
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
不報既而西延稼俄熟魏數大族請援帳自歸諸將
猶豫不敢應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翼後必颺去

郎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瑋是奪德明之氣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帝出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使上知要害處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勅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以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瑋後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士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㗭廝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

求自効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謗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佶知秦州置閤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其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門等十寨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兵工費不煩民唃廝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旣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

熟戸時瑋作壍抵掇䍦嚨西番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送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掇囉嚨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唃厮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宰相丁謂逐寇準恐瑋不附己指爲準黨諭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下道知機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敗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

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廷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閤中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裘鍪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向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

若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毋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以致單弱不能自存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强弱勝者與田二頃再使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止于

本軍欲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設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此見其不嗜殺處）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將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閱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此見其治軍嚴肅處）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斷曰

曹瑋寶臣彬之少子馭軍嚴明賞罰不詭既敗繼

遷德明處死帝方用恩寵之不理瑋恐飽颺逼降內徙陰結廝敦棣丹死矣大敗廝囉納質比比檢點邊功實有可紀宰相謂公恨不附已目為準私容州安止謂敗復官改節度使不測用心別妙可喜謂之名將深得其體

## 李繼隆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蔭補官初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始適去手足俱

中毒矢得良醫而愈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嘗護
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
之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軍會有機事當奏時
在軍中者皆欲伺城陷獻捷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
時城尚未下太祖見其來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
旦夕因言臣來時城雖未下而在途遇大風順晦實
破城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繼隆謂曰如汝所
料矣契丹犯邊繼隆與諸將禦之初太祖授以陣圖將在外而君
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

命○有○所○不○受

安可預定設有違詔之罪請獨當之即從便行事敗契丹于徐河從曹彬征幽州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滿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衆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

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嘗有詔廢威□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連謀爲患朝廷使繼隆與尹繼倫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裨將侯延廣等議請誅保忠及益兵追繼遷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于天子繼遷遁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詔五路討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趣之繼隆以所道廻遠乏水請由橐駝徑趨賊之巢穴且遣

弟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遣周瑩齎詔切責之督其進軍赤穉及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行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先是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州以如河便太宗許之是

漕運由此始

爲鎮戎軍眞宗即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王師失利于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眞宗慰諭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

河卒贈中書令

斷曰

隆戍邵州領卒三百蠻賊數千一戰逐北獲將送京道中病華斬首上聞喜權有得城破有機隆先奏白果如其言至期報克契丹犯邊戰遵詔領隆急破之違詔願責從征幽州一人功窄雋衆裒師令軍生色保忠繼遷連謀作賊繼隆討之擒遺兩追後繼無功亦稱奇特

廣名將譜

卷之十二 宋